

日取小

◀號八十九第▶

日九十月九年二十
日九初月八年亥癸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
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普
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
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

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常即遵照辦理。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有意賜登本報廣告者

如有所詢問或商確。儘請投函本社。當竭誠奉答。本埠並可派人趨前接洽一切。良晨好友社廣告部佈

請登小地位廣告

本報在第四張廣告版內。劃出小地位一欄。專備登載通信。徵求。發售書報。種種簡短文字。每五十字收費大洋一角。字數加多。或連登數號。均照加。不滿五十字亦作五十字計算。▼良晨好友社白

大江集

係胡懷琛先生之詩集。現已再版。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加寄費二分。良晨好友社代售。

▲尊處亦需印刷否？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承印書籍報章。一切零星印件。排式美觀。印刷清朗。出貨迅速。定價低廉。約期不誤。外埠委印。代爲細校。郵送之費。敝處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短篇小說

本報自第六十五號起。逐期譯載美國短篇小說名家歐亨利（O. Henry）之遺作。此項遺作。最新發現。約有百餘篇。現方陸續發表於西報。而本報陸續迅譯付刊。幸讀者特別注意之。

編者識。

驚悸亡魂

（美國歐亨利著）

張枕綠譯

一個面色慘白的人。帶着羊皮圍巾。手執細司的克。蹣跚鞋入一家好斯頓地方的化學藥品店內。便倚身櫃檯上。一手緊按胸次。

店夥取了一只量杯。很快的傾注一杯麥酒精於內。便授給他。他一飲而盡。店夥問道「覺得好些麼。」「稍為好些。我自己不知在什麼時候。致有這樣厲害的驚悸。我實在難懂。且再給我一些罷。現在。」店夥又給他一杯威士忌酒。那人說道。「我的脈息又震跳了。那很可怕呀！」店夥問道。「你是任馬車裏跌出來麼。」

「不。完全不是。」

「在香港皮上打滑麼。」

「我想也不是的。我仍覺得神志恍惚。請再……」

那個唯命是從的夥計。奉上第三服的奮興藥酒。接着問道。「街車

碾了你麼。」白臉人說道。「不我告訴你這個緣故罷。你沒有聽見外面那個紅臉人。立在轉角上咒詛而手舞足蹈麼。」

「正是。」

「他為什麼那個樣子。我來告訴你罷。我本有一個玩具的蜘蛛。縛在這根司的克頭上的。我瞧見那個紅臉人正坐在戶檻上。背對着我。我便讓那個蜘蛛垂下去經過他的頭。蕩在他鼻子之前。當時我也沒有知道他是誰。不料他竟向後傾跌。跌在擦鞋匠身上。耳朵都跌破了。一排值洋六十元的假牙齒也跌壞了。原來那人正是我的房東。我還欠他三十七元的房租金咧。他便掏出一張十元的借據。逼着向

●最小第九十八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八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我索取。而且預早警告着要剝我的皮。我逃匿到這裏來。他還沒有找見咧。當我辨出了他是誰。我不禁駭然。至於驚悸亡魂了。現在你倘再有一些這類的酒精。我……」

王先生的秘密

歐亨利著

王先生有一個秘密。

王先生有秘密。是人人曉得的。但王先生究竟有甚麼秘密。却還沒有一個人知道。

王先生這天晚上。又很秘密地出去了。明天一早。又很秘密地回來了。

於是引得一般同事們。都紛紛研究這件事。有幾個好事的。還誓說要破這個秘密。

但王先生早已開風了。他的行動却益發詭秘了。

有一天。王先生的同事陸銘生。偶然瞧見王先生從自己家裏出來。自己的繼母還送他出門。替他關門咧。他見了兀自萬分驚奇。

經過若干偵探手續之後。銘生纔徵實他自己的繼母與王先生。確是有關係的。他本想當面斥說王先生。但礙於他經理之威。又有些不敢。況且萬一鬧起來。於雙方面子都不好看。於是他便決定寫封信給王先生。勸他速速與自己繼母脫離關係。他寫好了信。便叫一個出店遞給王先生。那出店接了這封信。很以為奇怪。暗想他們倆天天會晤。有甚麼事不可當面說

。却要用通信法。其中必有秘密。

想到這裏。不覺好奇心勃發。便暗把那信剖開。私讀一遍。仍把他封好。悄悄地交給王先生。於是王先生的秘密。又多一個人知道了。

王先生接到這封信一瞧。信口污而皺。顯現有人拆過。再將內容一讀。便決定那出店。必因好奇而私看過了。他便把那出店喊來。徵實他的理想。

王先生有去留那出店的權力的。經他幾句詰問和恐嚇。早已使那出店實招了。并且還罰誓情願永守秘密。倘王先生不記此過。王先生答應了。便寫好回信。仍教那出店交與銘生。

銘生看了王先生的回信。直氣得

十七年後的

▼仍售特價大洋五角
▼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影縮頁一之的後年七十)

應酬，歸後訴說與伊。新娘怎樣的美麗，酒有怎樣的豐盛，伊呆呆聽着，不作一聲。伊的女兒把話講完了，伊還側耳聽着，只管出神。

從此斜陽將沒的時候，寂寞河旁又添了一種點綴品，就是那新婚夫婦的並肩雙影。柏夫人每從臨河的玻璃窗中，隔着紗幔向外偷看他倆，常見他倆手牽柳枝，口吻歡動，一舉手一投足，存在都會情意。有時兩人隱身在大柳樹背後，走得格外相近，動作却看不清楚。柏夫人也不忍細瞧，勉強掉轉頭來。恰巧伊女兒的目光，對準伊的面龐，使伊不得不低下頭去。如此情形，不止一次，弄得露茜也莫名其妙。

(二) 實書

一個月，中這寂寞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所以郵差每天算有兩班，却走得很快。有要寄信

紅塵白

纏綿集是張枕綠先生的傑作。以文言筆記體。專記中外哀豔的事。有二十餘篇。一百餘頁。在印刷中。特此預告。

良晨好友社。

良晨好友社。

是張枕綠的社會小說集

內容
 夥友之面・畢業文憑之代價・
 電光裏・將來國民之母・牌與
 爺・無錢之罪等十三篇
 點綴
 瘦鵲作序・鈍根題簽・丁悚繪
 X光照魅圖封面・
 價目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萬奇全書

此西實篇人稱奇怪
書·奇讀·情又書
·好·了編·奇內
奇也·成共又容
者要便一一趣·
快噴不冊百的紀
讀噴拍，六實載
此稱案令十事泰

▼每册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上海良晨好友社發行

目瞪口呆。臉上由青而紫。由紫而白。險些兒。口氣回不過來。原來信上說。『來書接讀。如要我與你繼母脫離。請你先徵求你繼母的同意。伊如答應。我當然也遵命。否則我也沒有法子想。』他真氣極了。他把那信向懷裏一塞。便出來預備和他繼母理論。他一進門。便沉下臉對他繼母道。『你這大年紀。也太不安分了。如果早同那厮脫離便罷。否則別怪我要不認你做母親了。』不想他剛剛說了這幾句。他繼母便帶哭帶說道。『好的。你要我同王先生脫離很容易。只要你有能力維持這個家庭。你父親死下。遺下一屁股債。現在你的妹妹已長大了。弟弟百把塊一

年的學費。是省不來的。試問沒有王先生。死靠你廿元一月的硬薪工能過得下去嗎。嗟。總是我做長輩的做錯了。』伊說着。便嚶嚶大哭起來。他聽了這番話。覺得自己果沒這能力。一口烏氣。祇好埋向丹田之下。他又伸手懷裏。預備掏出王先生的信扯個粉碎。不想剛纔太大意了些。沒有藏進袋中。竟遺下了。他急急跑回店中一找。恰見一個喚做梁永周的同事。正躲在那裏偷瞧他遺下的信。他上去一手搶過。一面對他斜個白眼。輕聲對他說道。『這信既落在你手裏。就請你守個秘密罷。否則莫怪我要把去歲失竊的事宣佈了。』永周聽了。點點頭便走開了。

王先生究竟放心不下這樁事。便叫過他一手提拔的心腹夥計林詩洪。教他到銘生那裏去疏通說。只要銘生以後不問這事。他除擔任銘生家中開支外。還允許每月送十塊錢給銘生。詩洪答應着。便將這話告知銘生。銘生自然順水推舟的答應了。從此以後。王先生的秘密除他自己和銘生的繼母外。外間知道的已有四人之多了。能保這四人之中。個個都能守約麼。只恐不久就要全店同事都知道了。也許不止全店同事。連外面旁人也要知道了。只不過知道的人。誰也不敢明白說出。或者王先生也明知他們知道。只當他們不知道罷。

■最小第九十八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八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王先生依舊天天行他的秘密。只是誰也沒有這興趣去研究了。

◆金蘭譜

董翼觀

在民國十年的時候。天津大昌生紙號賣出一大批的金蘭譜。這無量數中的二張。便是我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第一張是柳肇元保藏着。上面詳細載明着他的把弟兄何子餘的三代履歷。並赫赫的財政部機要的秘書官銜。柳肇元與冲回到自己的公館裏。他向夫人說了今天拜把兄弟的一回事。他夫人也笑道。你有了一个新把兄弟。可以給我的內姪想一個法子罷。究竟財政部冠冕堂皇呀。像你這種虛銜掛了一大串。一些實在勢力也沒有。柳肇元不住

的點着頭。那一張是柳肇元贈與何子餘的。何子餘因為在王買辦那裏遇見柳肇元。見他的名刺上。有到十七個官銜。奉天除外。尚有國務院總統府京師警察總監等顧問。所以和他拜一拜做把兄弟。那何子餘最工心計。自想只做一个財部的機要秘書。一旦總長下了台。自己的腳跟怕站不住。柳肇元交際廣闊。俗語說得好。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不能不把結他。兩下裏各懷着目的。正打得火炭一般。這二張大有希望。彩票式金蘭譜。那戰事猶如開了彩一樣。不說得個大獎。這位炙手可熱的柳肇元。是連個囚犯之一。何子餘到了那時。早已隨風轉舵。依附在馬二將軍之下。心中因為

以前和柳肇元拜把弟兄。惟恐大家不曉得。他這一個知己兼闊而有勢力的朋友。以前越得意。却不料今日裏越危險。他自己為着自己前程。不能不籌思到自保方法。早已一了個決心。把那張金蘭譜一把火燒完了。柳肇元見大帥一敗塗地。早已溜出關外。在車上偶而翻到一只文書篋中。卻瞧見了這張何子餘的三代履歷表。柳肇元心中一恨。把那一紙兒扯得粉碎。碎。隨手向窗外一擲。那時車兒正要救許多大人之命。特別加快。別的不打緊。那柳肇元的紙兒。飄在急風裏。只是東西零落在一條陰沉的河中。大昌生掌櫃。萬萬想不到他們鋪中的金蘭譜。居然水災火患的結局。或許再有拜把弟兄的機會。大昌生或許又蒙這兩位老主顧光顧。但是從前的那二張金蘭譜。永世也不得已變化了什麼東西了。

良晨雜誌

■撰述者 張枕綠張舍我何海鳴
徐卓呆周瘦鵬胡寄塵范烟橋諸君。

■內容 短篇小說約三十篇。
雜作二十餘篇

■價目 每部五冊。實價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上海科發藥房啓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每瓶一元



麥底哥注射藥水
每瓶一元



科發白濁丸
每支五角



花柳神藥
防毒防濁萬靈萬安

奉即索函單仿細詳有印

中秋節禮物最宜

金風拂暑。玉露呈涼。節屆中秋。團圓之明月在望。人情酬酢。禮品之預備宜先。本園出品果汁牛肉。結汁牛肉。陳皮梅。南華李。梅精。陳皮橄欖。陳皮南棗。共和果子等。特裝大盒。面積尺餘。形式優美。質料上選。每盒只售大洋五角。用爲送禮。名貴高尚。定博受者之歡心也。更有新出果子醬一種。質料純潔。製法得宜。家庭菜館。不可不備。既屬完全國貨。而口味又駕乎舶來品上。所望愛國諸君。熱心提倡也。

總發行所上
海九畝地 冠生園

●天津分發行紫竹林●漢口分發行後城馬路●香港分發行興隆街▲本外埠各糖果食品店均有代售

大江集

胡懷琛著。新體詩集。已經再版。每冊連寄費二角二分。

最短之短篇小說

胡寄塵著。每冊連寄費三角。

鵲聲週報

每期二張。內容小說劇談諸文小說話筆記評論。各體俱備。定閱半年大洋五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凡定閱半年以上者。特別優待。定購半年以上者。只收四角五分。全年只收八角。寄費均在內。以上各種均由良晨好友社代發行。

小地位

余缺民權素第五本有人肯割愛者願酬現金一元郵費歸余任時報短篇小說二三四照價購回寄浙紹東浦陳德峻後至璧還

勞二紙值洋三元。折出讓法租界南陽橋平濟利路南華學院馬雲鵬啓

鄙人所登之出讓民權廣告次日即有人購去矣故遲來者無應付之向乞原諒 陳德君鑒來件已掛號奉還矣乞諒濟吾啓



閒文欄為助讀者興趣而設。容載俏皮論文、遊記、事記、專談、專評、詩詞、笑話、種種小品文字。並綴種種插畫。讀者可隨意投稿。閒文欄內附有（談言微中）一個小欄。專備讀者以疑難事件。投函質問。由編者為之解答。

看。有許多不愜意的地方咧。施君的譯書既意思貫串。還要道歉。那麼我只好叩頭了。

夾七夾八雜談談

鄭逸梅

陸放翁詩。天矯竹如意。麟斂松養和。養和。靠背也。見茶餘客話。名殊冷僻。

吳人稱妻曰家婆。嘗見某筆記。竟有所謂野婆者。邕宜以西。有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野婆。黃髮稚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

鄭熙績納涼詞。點點小流鶯。春蠻多情扇。多情扇三字絕妙。

尤西堂雜組。有五九枝譯。五九者。自冬至日至冬盡日也。然驟視其

第二監視總統的份子

張枕綠

法政府電令上海法領事館。黎總統在法租界。應保護其住宅。然倘有政治運動。足以擾亂治安者。得制止之。這是今年來黎總統受第二個份子的監視了。唉。中國的總統。如此的下場。何苦想作總統。

叩首

景吉森

我讀過施青萍君的「情書譯話」我覺得非凡抱愧。本來我的著作。毫無登載的價值。不過是編者曲予成全。至于直譯與不直譯的關係。都是我屬稿忽略之故。我的脾氣很不好。無論自撰或譯述。都祇做一次。所以在登出後。自己看

■最小第九十八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八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題。幾疑為國恥話矣。

姚鑑滿江紅。有最好是初殘小雨句。適嵌「最小」報名。巧極。

海鳴與居址之關係

馬鶴魂

何海鳴先生。從前是住在北京崇文門的。現在却遷到宣武門去了。在這一點上。就可看出他的為人。他原是一個戎馬書生。捏上筆桿。就哼文章。丟下筆桿。就去作戰。這正喚做既崇文又宣武呢。哈哈。

劇體文

窮人與富人（續）

君善譯

審判官 你是鬍子麼？

（窮人搖頭示非）

審判官 那末你一定要求自己辯護

。並且要告訴我這事的始終。你能說話麼？

（窮人不作聲）

審判官（對着富人）這事叫我怎樣辦呢？這個人是鬍子。又不能說話。

富人 先生。他同我一樣。能說話的。他在路上同我講過話。

審判官 真的麼？那末他同你講些什麼？

富人 自然真的！他很清楚的說：『不要把你的馬結在這株樹上。因為我的馬很野蠻。恐怕要弄死你的馬。最好把你的馬結到別一株樹上去。』當他願意的時候。

他很能說話。

審判官 噢。或曉得了。要是他曾經警告你。那末他不必賠償你的馬。祇有你是有罪的。你應當注意他的警告。（對着窮人）告訴我。你為什麼不回答我的問題？

窮人 你不能够看出麼。神明的審判官？要是我告訴你。我所警告他的「不要把他的結近我的馬」。他是一定不承認的。那末你也不能知道我們中誰說真話。我曉得神明的吓！假使我讓他告稟這件事體。那末你立刻可以看出真實了。（終）